橄欖
OLIVE

official magazine of
the christian association
h.k.u.s.u.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目錄

May, 1975

編語

我們的讀者

為了達成「橄欖」今年的四個功用（見第一期編語），我們計劃擴大我們的讀者圈，我們預算流通量由去年的四百多份增至八百份。在決定這預算的時候，我們是戰戰兢兢的，後來蒙熱心的弟兄姊妹帮忙介紹及推薦，訂閱的讀者愈來愈多，以致第一期的八百本不敷需求，因此從第二期開始，我們每期現在印一千份。

讀者數量的增加誠然是可喜的事，但編委會仍顧慮一件事——「我們的讀者」究竟怎樣去讀「橄欖」，對它有什麽態度？

其實去年的編委會已很重視這問題，去年第四期題為Reading Olive 的編語裏說他們祈求著及期望著的是「負責任的讀者」（a responsible reader ship），但可惜——So far, we have little sight of such a seadership. 在他們「最後的一篇編語」裏說：「導致今年工作不如理想的因素可歸納為三點」，而第三點就是「過份高估讀者」。

究竟我們對「我們的讀者」有什麽期望？怎樣才是「負責任的讀者」呢？

「橄欖」的獨特性在於它是唯一一份溝通香港大專基督徒和其他基督徒知識份子的思想之刋物。近十年來香港大專基督徒面臨的挑戰愈來愈多，其中來自非基督同學的冲擊特別厲害，眼看着弟兄姊妹在學生運動洶湧澎湃和意識形態充斥底下徬徨搖撼，編委會覺得「橄欖」是可以在這方面發揮其功用的，所以上一期和今期我們的專題都是討論一些困惑香港大專基督徒的問題。

由於財政上的限制，「橄欖」只可以兩月一期，對以文章討論問題說來委實非常不理想（這困難唯有期望將來可以由ICCF或GCF負起解決），編委會唯有盡力搜集各方面不同的資料和意見，希望對問題有盡量廣角度和深入的了解和分析。但是編委，來稿者及參與座談會者都是有局限性的，因此所提供的看法不一定是對的，更不是全面的，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讀者」以這樣的理解，用冷靜和批判的態度來閱讀每一篇文章，否則有被誤導的危險。我們更希望「我們的讀者」繼續發展你們的思想，以致能面對週圍的挑戰，負起神交付我們對這時代的使命，這豈不正是我們討論和交流思想的至終目的嗎！

若果你從「橄欖」得着益處，你我都得感謝神，若你有什麽意見和看法，你也有「責任」提出以對其他肢體有所帮助；「橄欖」的發展和進步也是寄望於這樣「負責任的讀者」。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惟用愛心說誠實話（或譯作持守眞理），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全身都靠祂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着各體的功用，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已。」

本期專題—基督徒與學生運動

資料：

香港學運的發展

資料的收集主要是集中於「關心中國，認識社會」之發展的一些事件及一些代表性的立場和言論。資料來源：學聯報、學苑、中大學生報。整理：黃家慶、李成富、梅浩然、鄧卓恩。

一九一二年	香港大學聯會（港大學生會之前身）成立，主要是師生聯誼會。
一九一九年	五四運動，瞬即影响全中國，但香港學生毫無反應。
一九三七年	蘆溝橋事變，把日戰爭開始，港大學生會呼籲同學起來過戰鬥的生活，於是港大同學紛紛組織醫療隊及救援隊回國參加抗日後方工作。
一九四一年	太平洋戰事爆發，香港淪陷，港大學生會暫時解體。
一九四六年	戰後，港大學生會從新組織，命名為香港大學學生聯會。
一九四九年九月	香港大學學生會正式以此名獨立註冊爲合法社團。
一九五六年	港大的社會服務團在外籍神父支持下組成，主要是「團結同學」、「服務社會」。
一九五九年	一九六〇年提各港大學生會幹事競選工作提綱內所標榜的口號爲「促進同學了解」、「提高運動水平」、「提供康樂活動」。
一九六三年	一羣大專學生組織大專學生服務隊，利用假期，義務爲貧苦人民築路，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
一九六四年	在港大學生大會中，一些同學用中文發言，向傳統的大會規定（英文爲港大唯一合法語言）挑戰。 同年七月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委任第一個時事委員會，是年時委會發表了三篇聲明：①呼籲市政局合格選民從速登記。②評擊香港教育制度開倒車，呼籲中學增加時事常識課程。③敦促政府於市政局會議上從速使用中文。
一九六五年	港大學生會舉辦研討會討論香港政制的前途。
一九六六年	港大學生會通過全體大會對天星小輪加價提出强硬譴責。
十二月二十日	學聯報（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簡稱學聯—的官方刊物）創刊號出版，創刊辭題爲寄言論自由於大學，內云：「學聯報創辦的目的……在乎重建大學生思想及言論自由的整體性」、「在宗旨上……首重積極發揚國際學生聯會憲章的義務：即大學的活動和行政必須自治自決……彼此合作推行民主學生運動，促進「自由大學」、「自由社會」及「世界和平」的目標。」 「本刊所關心的主要是當下社會、政治、經濟、教育的動態。」
十二月廿六至廿八日	學聯辦第二屆專上學生研討會，主題爲：「學生會的任務、組織和工作」會後發表的聯合公佈內容有云： 「含有高度社會意識的學生會，應有責任領導及改進社會……獻身於羣衆服務。」 「學生運動之最終目的是實現世界和平。」 「學生會應宣揚人類自由、尊重人權及世界和平等理想。」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	學聯報的社論（題爲「論大學生與大學意識」）內云： 「單看香港學生運動的整個局勢，給人第一個印象便是死氣沉沉。」 「香港大學生的意識，仍停留於中學或小學階段。」
一月卅一日	崇基學院舉行「文化大革命」講座，學生反應熱烈，約六百人参加。
五月十四日	九龍發生因工潮引起的騷動事件。

五月十五日	崇基、工專、港大、新亞、聯合、羅師六院校學生會對騷動事件發表聯合聲明，說：「我們……對這次工潮而引起的騷動事件深表遺憾。」 又稱：「我們所需要的是安定」。「我們贊成和平的勞工運動，但我們堅决反對以騷動和暴力作爲解决糾紛的方法。」
五月十七日	港大學生會議會聲明內稱： 「我們對於合理而有秩序之勞工運動完全贊同，但連日所發生之騷動，我們絕不贊同。我們認爲最近之工潮，已含有政治因素，絕非純粹之工人示威行動。」
六月廿九日	學聯、香港大專學生基督聯合會（SCM—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及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聯名呼籲教育當局鑒於騷動所產生之影响放寬考試及格水準。
七月十二日	學聯報社論題爲政治闖進來： 「在這次騷動期間……你不理會政治，政治却闖進門來了。」 「看來似乎是專上學生「政治覺醒」的時候了。」 「學生不應該參與政治活動，但學生應該認識政治。」
九月	港大學生會舉辦Union Fete，並選出Miss H.K.U.
十月十四日	學聯報用兩版刋載中國問題專輯，其中一篇「我們的國家」，提出兩個中國的論調，引起三篇駁斥的文章（十一月學聯學刋出）。
十一月十一日	HKUSUCAC Forum on "H.K.—Its Furture"
十二月十四日	學聯報社論稱： 「『學運』之興起，在香港還是最近一兩年的事。」 「我們還面對着重重困難……首先，我們缺乏一個明確的政治目標。我們是中國人，我們大都不滿意共產黨政府，也大都對國民黨政府感到失望；我們不喜歡殖民地政治，也大都以爲香港不可能自治，在政治上，我們的目標在那兒？」
十二月廿七至卅日	學聯第三屆研討會「從兩次騷動看香港青年問題」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	學聯報H.K.F.S. in 67 一文有述及「H.K.F.S. During the Riots.」一段： 「There was notably the joint statement of the Six colleges to support 'peace and order', issued on 15th May .... a re-examination of the statement to-day may still give us some embarrassment over the lack of knowledge of the situation and the lofty tone of non-commitment." "In the course of the proceeding disturbances, the HKFS seemed to be very quiet."
一月廿一日	崇基學生會辦「中文列爲官方語文問題」研討會，並發表聯合公報，要求政府實行此一提議，但政府並沒有正式發表立場，只把一些文件譯爲中文。
八月十二日	學聯報社論言「社會服務」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八月二十日	蘇聯入侵捷克
八月廿六日	港大學生會時委會舉行「聲援捷克人民自由運動大會」
九月二十日	學聯報社論「捷克的轉向」論蘇入侵捷克事件。
十月中	盲人工潮事件。
十一月廿二日	崇基學生會新幹事會被選出，他們以「把崇基帶入社會，把社會帶入崇基」爲標榜。
十二月廿七至卅一日	學聯第四屆研討會，主題爲：「學生運動與政治」，聯合公佈內有關於「釋義」的一項說： 「『學生運動』乃爲學生因對社會現實不滿而有自覺性的、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爲同一目標而努力的一種運動。此外，一般以爲學生運動應對社會有一種積極性的改革作用。」 「『政治』狹義的解釋爲政府與市民的關係。而廣義方面，多以爲政治的本質乃衆人的事，而决定及推行羣體的事就是政治。」 公佈內「研討會之結論」稱： 「參加者認爲學生運動的目標若指向政府的政制和行政措施，則與政治有密切的關係；但是學生運動的進行，應以和平的方式，以社會大衆的安寧爲大前提，而反對使用暴力。」 「在學生方面，應加强本身對政治的明確認識……改善目前時事委員會的工作，及進行對社會、政治問題有計劃和深入的研究和調查。」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日	由於港大若干講師因不滿校方措施而辭職及抨擊大學當局，港大學生會時委會舉辦了一個「大學教育與社會」的論壇，會後有很多同學繼續非正式的討論，並發表了卅九項要求，引起了「港大的改革」運動，針對港大的殖民地色彩抨擊。學生會連續舉辦了一連串香港政制、社會、經濟、教育的研討會。
五月四日	學苑（港大學生會官方刋物）出版五四運動紀念特刋，其中多篇文章論學生運動。
五月廿八日	港大學生會及學苑之同學爲了解嘉民薪潮，去到嘉民工友聚集的大昌大樓詳細詢問。
十月三日	珠海書院同學批評學校行政引致學生多名被開除，學聯提出抗議。
十月一十一日	學聯英文社論——What we think: H.K.—China—H.K. 「Although our neighbour's temper is so unpredictable, facts have shown us that China is now taking a more natural foreign approach. This give us ground to say that our present stability will continue.」
一九七〇年	港大學生會會長提出「向心中國，致力香港」的方向。

一月廿二日	學聯報社論爲「加租影响香港繁榮」。
三月二日	學聯發表聲明反對巴士加票價，事前曾進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百分之七十六市民反對增加票價。
四月十一日	港大及中大學生會會長聯名簽署質詢函件，呈交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要求於七日內解釋削減兩大學今後四年預算之事，但不得要領。
四月廿三日	中大三院二千多學生一致舉行罷課以示抗議，罷課秩序良好，亦獲學聯、天主教大專聯會及浸會書院學生會等支持。
七月一日	學苑社論「使中文成爲官方語言」中强調「這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技術上的障碍和困難，不是問題」。
七月五至八日	學聯舉辦「市政局之改革」研討會。
七月十二日	香港學界十七個報刊機構及學生團體舉辦「中文成爲法定語文」公開論壇，約四百餘人參加，會後更簽名表示支持，各界及報章也熱烈支持。
八月三日	十三個學生刋物及團體組成「爭取中文成爲法定語文運動聯會」，並印製橙色拳頭運動衫。
九月五日	港大學生會張貼海報呼籲全港市民支持中文法定運動。
九月十八日	政府表示可能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研究確立中文法定地位之可能性。
九月十九日	港大學生會在大會堂舉辦公開論壇，討論中文法定之爭取，六百多人參加，逾百人不得其門而入，報界也熱烈支持及報導。
	學聯進行調查香港市民對「中文法定」的意見。
九月二十日	學聯成立「爭取中文成爲法定語文行動委員會」。
十月六日	市政局通過於會議中可以中英文並用。
十月十日	馮秉芬議員被委任爲政府的「公事上應用中文問題研究委員會」主席。
十一月十二日	學聯發表民意調查報告，其中指出百分之九十四市民支持中文法定地位運動。
十一月廿七日	學聯代表會見香港政府「公事上應用中文問題研究委員會」時，首次向新聞界發表以上調查報告。
一九七一年	
二月十四日	「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正式成立。
二月十八日	數十青年在港島天星碼頭及九龍佐敦道碼頭派發反美日勾結侵畧釣魚台之傳單，其後集合往日本領事館遞交抗議書一份。三月一日的學苑稱：「這是幾年來香港第一次由全部中國人參加的上街示威，也是繼中外人仕聯合反美侵越示威後，另一次更爲社會人仕廣泛泣意的反侵畧事件。」
二月二十日	爲數六、七十人之大中學生到德己立街日本文化館前示威。
三月	港大學生會發表釣魚台爲中國神聖領土聲明。
四月十日	學聯保釣行動委員會於日本文化館前舉行示威，約一千人參加，警員出動，拘捕二十一人。
四月十七日	五百多學生參加在港大荷花池舉行的「和平示威」。
七月七日	維園示威，學生靜坐而警方用武力驅逐，爆發衝突事件。（港大學生會在七七前夕宣佈退出示威，因警方指爲非法。）
八月十三日	
九月十八日	三個月，皆有保釣示威。
十月十七日	
十月廿五日	中共入聯合國。
年末	學生會舉辦的回國觀光團掀起一股關心中國的熱潮，「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甚至「反對殖民主義」等口號被提出。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六日	學苑有文章批評華僑日報教育版論壇之討論學生應否熱中政治之說法，而强調社會意識只能在現實社會中培養，肯定參予及從實踐中去了解的價值，並鼓吹學生認識祖國，關心社會。
二月廿九日	佐敦谷小販接獲拆遷的通知。
三月一至五日	各小販請願及在港督府前靜坐及露宿，港大同學前往慰問，了解及送棉被。
三月六日	各小販獲徙置處接見及安置。
五月十三日	學聯在中區舉行保釣示威，約三千人參加。
五月二十日	學苑肯定，鼓吹及倡導認識祖國的運動。
五月廿一日	大事社會服務隊開始聯絡學生團體對大坑東水災災民作緊急救濟工作。
五月廿五日	此項學生工作停頓，所原定之三項，即通渠、交涉及解決災民急切需要，只第一項有直接進行及參予，餘則取消或由其他團體進行。
六月十八日	香港大雨成災，大學生組織調查組，籌欵組、工作組及賑濟組，據學苑報導：直接投入工作的港大同學超過二百人，其中大部份工作僅兩三天，但持續工作兩逾者亦達五、六十人。
	安置區（觀塘）之災亦引起對政府徙置政策的檢討。
七、八月	學苑更多文章討論國內政治、民生及建設等問題。
九月四日	獅子山仁義新村事件，學生及村民被拘控阻街及非法集會。

十月十六日　學苑內一篇題爲：「保釣分子往那裏去」的文章說：
「社會人士一般反應認爲他們只是愛出風頭的滋事份子，失去輿論及市民支持是學運發展停滯不前主因。」
「有頭無尾，斷斷續續，沒有一連串積極有建設性的行動，改革不足，破壞有餘。」

一九七三年

三月　中大學生報有「我們現在要揭露」之說，意謂應對社會之黑暗揭穿。
四月　中大學生報有紀念七二年五・十三保釣事件之文章。
六月二十日　香港政府宣佈：自七四年七月起，兩所大學各院系將統一收費，爲每年一七五〇元，並謂以後每四年將調整學費一次，但事前竟毫不徵詢社會人士意見。
中大及港大學生會隨即聯合發表聲明，質詢政府加費及統一收費的理由和準則。
六月三日　二學生會舉行記者招待會，向各界表明立場。
六月上旬　總警司葛柏涉嫌貪污，却於「監視」期內逃離香港。
七月　中大學生報社論以「立刻引渡葛柏回港」爲題，同期又有多篇與此有關之文章。
八月十日　學聯發起爲期一月的簽名運動，要求政府切實破除貪污，其後又在港大舉辦公開辯論會，但被邀之有關政府官員沒有出席。
八月廿六日　「十三反貪污團體」原定於摩士公園舉行之「反貪污，捉葛柏」集會（警方不批准），因大雨臨時改爲遊行，並宣佈九月二日將再於同時同地舉行集會。
同日下午在維園約有千人參加集會。
八月卅一日　警方以傳票方式，傳控廿一位青年學生及工友於九月一日上堂，但因證據不足，因此撤消控罪。
九月二日　集會依期舉行，集合羣衆最高達二千餘人，後來警方人員介入干涉，引起羣衆憤怒，主持人爲免發生意外而急忙宣佈散會。
其後數天，警方先後對參加兩次摩士公園集會的學生及工人領袖發出卅三張傳票，控告他們非法集會，定九月十八日及十月五日出庭。
九月十六日　十三團體於上午在維園舉行「貪污有罪，集會無罪」大會，到會者約五、六百人。
同日下午，約二百人由皇后廣場遊行上港督府遞交抗議書，但未能於正門遞交，因而將之撕毀。
事後警方又票控廿六位參與同學。
十月十四至廿八日　學聯舉辦「中國速」，目的爲「提高同學及社會人士對中國之認識，介紹中國近代各方面的發展概況」。
十月內　中大學生在校園露宿，抗議宿住短缺，同時呈交備忘錄給 UPGC 。（即大學及理工資助委員會）
十二月　督督成立一六人小組研究兩大學在未來十年間的宿舍發展。
十二月十六日　學苑刊登工學院同學的意見調查結果，其中
對「認識中國、關心社會」。①贊成的有七八・五%；②反對的佔一・七%。
如上題答案是①「認識中國、關心社會」應包括什麼？

①政治性的一如了解社會制度	四八・二%
②認識自己的國家	六八%
③針對社會弊病	六八%

「反貪污、捉葛柏」運動

有參加①帮手搞簽名運動	〇・八六%
②有簽名	一七・二%
③集會遊表	四・三%

Union應否攪這運動　①應六〇・二%　②不應一二・一%

一九七四年

二月　港大學生會成立一臨時委員會徵集同學對宿舍問題的意見。
三月　西沙羣島事件，
中大學生報刊登「國內批孔言論摘要」。
學聯第十六屆週年大會宣言以「放眼世界，認識祖國，改革社會」爲學聯的總方向。
三月十六日　港大學生會提交備忘錄給研究大學宿舍問題工作委員會。
四月　學苑及中大學生報均刊登多篇批林批孔的文章。
五月五日　維園反加價集會。
七月廿六至卅一日　學聯在理工學院舉辦「通貨膨脹資料展覽」。
九月　學苑刊登一篇「對香港毛派的批評」之文。
十月　學聯再次舉辦「中國逾」。
中大學生報辦「新中國專輯」。
十一月　學苑「新中國專輯」。
一九七五年　學聯第十七屆週年大會宣言以「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取同學權益」爲學聯的總方向。

談學運  一篇訪問

引言　港大團契的弟兄姊妹談到參與「學運」，已有相當日子，過去亦有不少基督徒在各學生屬會中有工作，然而關乎這問題的討論，始終只限於少數基督徒圈子當中，團契作爲一個整體，則甚少溝通彼此的看法和經驗，在「學運」本質更趨複雜化的今天，積極參與的基督徒與其他弟兄姊妹之間，產生了不少有形無形的誤會，又或有意見不同而未能本着愛心互相討論，更遑論彼此工作的配搭及在神面前互相記念，爲這原故，我們訪問了幾位「積極參與」的弟兄姊妹，藉此反映他們的想法及經驗到的難處，透過了解而有一個互相配搭和合一的見證。

動機　在參與「學運」的動機上，他們都肯定了幾個基本信念（一）神造人，交給人一個管治全地的責任，基督徒認識了神的心意，當有能力比非基督徒更好地按神的旨意來管理。（二）作爲一個學生，應該盡學生的責任，去關心周圍所發生的事情，參與學生的活動；作爲社會的一份子，也就有參與和關心社會事務的責任。基督徒在順從神的大原則下，是肯定以上的責任的。

除了以上基本態度外，近年「學運」對基督徒的挑戰，更加强了他們參與的動機，這些挑戰包括了以下的幾點：（一）眼看今天的「學運」由一些持着非基督徒原則的同學所推動和領導，感到基督徒應對「學運」所走的方向作出一定的影响。（二）一些與眞理相背的思想和主義，吸引了周圍的同學，影响了同學認識接受福音的機會，在這樣的一場思想爭戰面前，基督不能置以冷淡的態度。（三）未信的同學若見到基督徒在某一方面毫不參與，會使他們誤解了福音的切合性，我們所傳的信息也就不是完整的了。基於以上的種種動機，這些弟兄姊妹就按着他們的興趣和能力，參與不同的工作。一位姊妹提到她的一個見證：以前她懷疑信仰在實際生活上的切合性，但透過參與學生會的工作，她認識到找出基督徒信仰的原則和立場是何等的重要，有時甚至要爲這立場而作出犧牲，因着這些認識，她也就重新得回這信仰。

政治　政治制度的認同，是今天「學運」思想方面的一個主題，不少弟兄姊妹在「學運」當中，都是受到這問題的困惑，這幾位弟兄姊妹就着這問題，提出他們的看法。他們基本上都接受了「認識中國，關心社會」這個口號，然而他們亦關心到提出這口號的「學運」領袖背後所包含的政治動機。由於基督徒對周圍發生的事情，缺乏詳細深入的認識，在很多需要表明立場的時候，都未能找到適當的立場，在這充滿政治派系鬥爭的「學運」當中，弟兄姊妹們也就常處於被動的地位。

在共產主義之認同問題上，他們了解到基督徒信仰與共產主義之基本信念是無法相容的，但他們亦懷疑到我們反對共產主義，是否就表示要默默地接受了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呢？一位弟兄說到：共產主義直接迫害了我們的信仰，否定神的眞實，然而資本主義制度亦非基於神的旨意，而且它影响到基督徒貪愛世界，爭名奪利。他們認爲我們所應作的事就要去作，不能因爲「某派」也去作，我們爲避免和他們認同就不去作。

這些「積極參與」的弟兄姊妹都有一個共同的「恐懼」，就是當他們的言論看法與一些「激進」的同學相同時，他們會被其他基督徒看成是「某派」，並且和他們疏遠了，沒法有彼此的了解，即使他們「跌倒」了，也沒有基督徒的關心和在禱告上記念。

衝擊　在與一些「激進」同學的相處當中，他們所受到的衝擊是大的，包括了思想，做事原則各方面，甚至可以說在某一程度上，他們是被「同化」了。他們感受到這些同學爲着實踐，鼓吹他們的理想時，所表現的積極性，組織性，認眞的態度，和犧牲的精神，他們很能將他們所確信的原則，結合到到實際的生活上去，基督徒所有的作好管家這觀念都被他們所套用過去。另一方面，他們發覺到雖然他們在基本信念上與其他同學不同，但在一些實際問題上，却常是一致的。基督徒處於一個少數當中，往往沒有多大影响力，而在一起參與的基督徒，亦因種種原故未能有好好的交通互相配搭。

ＣＡ　這些弟兄姊妹都看到目前「學運」發展的關鍵性，他們認爲ＣＡ在其中應有作貢献。第一基督徒應多交換意見，憑着聖經原則，找出對各樣事物的立場。第二他們認爲ＣＡ對一些弟兄姊妹缺乏信任，不肯讓他們在ＣＡ工作上有積極的參與，以至做「死」了還是那一班「中堅份子」，他們提議ＣＡ應多讓其他弟兄姊妹在ＣＡ中工作，以培養更多人才。第三，他們覺得一班基督徒缺乏一個爭戰的態度以至做事不熱心，參與不積極，我們應認識到今日校內情勢的關鍵性，及早作出適當的行動。

結語　以上是筆者訪問了這幾位弟兄姊妹後摘要的叙述，我所以向讀者反映他們的想法，並非是肯定了他們的見解，而是希望增進基督徒間的了解，無論他們的看法是否正確，至少代表了部份基督徒的思想，並且我相信他們的話，有不少是能夠成爲弟兄姊妹的提醒。但願ＣＡ弟兄姊妹會更主動地交通，拿出基督徒的愛心，互相提醒督促，彼此關心代禱，在神話語的基礎上，聖靈的引導下，建立合一的見證。

十　心

畢業生座談會

參加者：五位曾參與香港學運的基督徒

（一）如何理解香港學運的發展

近年大專界的學生領袖有如是說法：「以前香港的學運是漫無目的，沒有路向的，但經過一番摸索和奮鬥，我們終於肯定了『訂識中國，關心社會』的方向。」

這話眞實程度怎樣？有什麼影响的因素？

甲、概況及學運的開始蓬勃

①我將香港學運分爲三個時期

（A）主要是關心自已小圈子的問題，如康樂、福利、前途。

（B）開始關心社會和國家，但不知如何關心。中大提倡「中文運動」是這時期的開始，至「保釣運動」。「認中關社」的口號被提出，但對中國的政治立場仍然不確定。

（C）有些人開始肯定中國大陸的政權（例如中大學生慶祝中共入聯合國而在校園遍貼大字報），但學生中仍有很多派系和分歧。這些分歧可能有政治背景，如「毛派」「托派」之說法。

②港大提出中文法定地位是在中大之先，但「大學改革」改變了他們的注意力。66—68年是平淡的幾年，很多人都相信外國的學潮不會影响到香港，但「港大改革」對同學們有很大的刺激，是由於感到切身。

③在此之前也有些遠因：66年學聯成立，鼓吹思想自由，而「衝出象牙塔」是指思想上的象牙塔，書本的束縛和狹隘的意識。港大學生抗議蘇聯入侵捷克的事件也表示他們突破思想上的束縛，因爲這件是似乎不關切香港人的事。早期港大對學聯的影响特大，港大學生會會長成爲學聯當然會長，後來中大及其他學院對學聯的影响力漸增，而學聯自始有更大的diversification，亦反映同學有更獨立的思考。68年港大學生會評議會通過一份文件，認爲大學生應成爲「a Critic of the outside world.」這些都顯示出這時期的同學是力求獨立思考。

④我以社會意識的角度來看這問題。一班在香港出生的青年人到了60年代要找尋歸屬，他們認識到香港社會的問題，而希望改革使香港成爲家園（例如參與市政局選舉），但政治上的空虛感却愈更强。改革需要標準，但西方的標準不適合，中共入聯合國後，社會主義祖國成爲他們的理想目標。外面的一些雜誌如「盤古」等也對他們有相當的影响。

⑤早期學生領袖以「大學生獨特的貢献」爲口號來團結同學，但不成功。後來在一些共同關切的事上（如大學改革，中文運動，保釣運動）同學才團結起來，因此學運的領袖們常期待一些crisis 的出現以團結同學（這反映出他們與同學們脫節）。後來「關社認中」成爲可倚靠的目標而確立學運的方向。

⑥但至現在大多數同學仍然揀選香港，「學運」仍未使他們揀選大陸。而他們最關心的仍是切身利益，不同點在於現在認識到切身利益是需要努力爭取，不再是大學畢業後垂手可得的。

⑦67年前，大家都以爲香港安定繁榮，67年騷亂之後，很多人對香港信心動搖而移民大增，報界、市民及政府開始正視香港各樣問題，很多報紙對政府較前critical及cynical，長成的青年及學生也本着良心來看社會問題，又看到社會問題如何影响自已的前途，又如何受中國的政治形勢所影响。

乙、近年發展—被動？主動？延續？

⑧香港仍未有眞正的學運，行動的是少數，而且在被動的階段，沒有長遠計劃，當社會政治環境有變化學生才思想適當的反應，中文運動等是較主動的。67年後，中共有計劃願與大專界合作，已非純學生運動。

⑨香港學運沒有眞正的延續性。香港根本沒有可能有自决而是受中國的改變所影响。學運亦沒有眞正的領袖而是別人肯聽的。香港政府近年對社會事件反應較快，因此市民的不滿不至太厲害；而當政府採取主動時，學運就沒有眞正具體的方向。

⑩但中國的影响本身也是一種延續性。

⑪從學運的口號的相似可看到延續性是存在的，雖然有不同的路綫，但相信背後有一股力量在推動着。

⑫現在學運的特點，「叻」在能在任何問題和事件都可拉到社會問題上去，而不像從前要等待 crisis 之出現。例如：大學加費，浸會學院加費等都被看成是社會性事件。

五四運動的精神在近年常被提出以支持學運參與及改革社會的正確性，也是鼓舞學運很好的方法。

⑬將同學的切身問題看成是社會問題，目的是爲教育同學。畢業生又搞青年刊物，在理論方面配合。第二屆中國週及教育展覽都相當成功地達到更廣的社會教育。亦有主動性。

⑭但教展是表明學運失去自主性，抑或更成熟呢？因爲教育行動是職業教師的組織。至於浸會加費等問題是否同學們都同意這種看法呢？

⑮除沉默的大多數外，參與學運的同學主要可分爲兩派：

（A）鼓吹行動的激進派。

（B）鼓吹對事件本身認識的溫和派。

對後一派之一種說法是因爲他們已認同中共，因此反對任何會破壞中英關係的過激行動；在中共對香港前途未有明確態度之前，不適宜妄自行動。另一種解釋是加强滲透，使同學及社會人士思想覺醒，從而認同中國的政治。

⑯現在學運的領袖已成爲一個Establishment，學運的影响力也成疑問。它並沒有建設性，不夠radical和critical；就是稱爲激進派的也並不如何激進，始終不會抛頭顱，洒熱血。

⑰眞正的學運很需要感情的因素，但香港的學生太理性了，而且多顧個人安危，絕不能比五四精神，因此未能眞正影响社會。

（二）基督徒與學運

甲、認識方面

①一般教會沒有給予基督徒一正確的社會意識和政治觀念，反對中共是因爲共產主義是無神的。這樣簡單的認識不足以面對學運的冲擊，社會及國家的問題好像與信仰脫節。

港大中大畢業生及「橄欖」的正副編輯

香港學運的發展

②由於自已的認識有限，因此初時似乎傾向同情大陸的政權，覺得他們實在是關心人民。當時 C.A.也很少提這些問題，我加入學苑時，和一同工作的人的思想沒有什麼分別。

③在理智上雖然不同意共產主義，但感情上却會傾向同情他們的理想和熱誠。

④我自信主後便覺得共產主義不妥，因爲它對人的問題的解釋與我們的信仰很不同。我相信對學運的參與及社會的關懷不是只有communist way，乃是可以有Christian alternative。

⑤但很多基督徒仍未有這看法。

⑥C.A.如今因Communists的挑戰太大，以至要討論這些問題（編者按：C.A.今年第二、三學期的週會是講及社會關懷及共產主義 ， 作爲對團友全人見證 Whole Person Witness 的裝備） ， 雖然communist way只是其中一alternative。

乙、參與方面

⑦現在有一矛盾就是C.A.鼓勵弟兄姊妹去參與，但C.A.作爲一團體不去參與，因此弟兄姊妹所參與的多是communists 搞的運動，而很多因此失落了。我覺得我們要搞，不是因爲別人的攻擊，而是從聖經中找出立場、目標，用我們基督徒的方法去做。

⑧但這問題很大而C.A.則很渺小，況且信仰較清楚的人很多都無暇參與。

⑨我那時最大的衝擊在「他們的行動」與「教會的缺乏行動」之對比。基督徒的缺乏行動是一大問題，例如七二年六一八雨災事件中，C.A.沒有動員弟兄姊妹去參與可以不牽涉政治立場的救災工作，招致別人很多批評。

⑩還有一點我們需要了解基督徒學生也是學生會的一員，應當對學生會有責任和義務，我記得一次學生會舉行會員大會但團契又同時有聚會。

⑪我們所學到的功課就是要有實際的參與，若繼續 inert 會有反效果，一般人會覺得我們沒有眞正關心別人和社會，甚至我們所傳的也會打折扣。我們最低限度可以發表一些立場。

⑫但我們時常都怕會犯錯誤，影响我們的見證，另一方面又怕教會及長者的不諒解。

⑬基督徒可以幾個人一齊去參與學生會的工作。

⑭很多時我們會在很多不同信念的人中孤軍作戰，我們要學習成爲a good minonity.

各大專團契領袖座談會

學生運動

出席：劉辰薇——中大團契主席
黃智蘭——珠海團契主席
楊鵬高——理工團契上屆主席
陳詠恩——ICCF主席，港大研究生
熊艮儉——ICCF文書，港大同學
蘇芸英——ICCF幹事
黃小鳳，鄧卓恩——橄欖編委

主席：陳詠恩

（以下所發表之意見並不一定代表各團契的意見）

學生運動在這裏是指一切非基督或基督徒所參與的學生活動，例如社會工作、競選活動等。

（一）現況

——理　工

（1）一般同學對學生運動的反應：

普遍說來，大多數同學在這方面的參與都是與他們有密切關係的，例如關於爭取理工的地位問題，因對同學有切身關係，很多人都有參與一些積極的行動；但假如與他們沒有實際關係的，（不一定是政治方面），例如社會工作，學生會等，一般同學便不太熱心。

（2）團友對學運之普遍反應：團友亦與其他同學一樣，對學運抱不太熱切的態度。

（3）團契在這方面的教導和政策：團契目的存在爲傳福音，故不希望以團契名義去參與；原因是弟兄姊妹不多，大家都認爲應將時間集中在傳福音方面（至少在目前是如此）。但團契亦會用兩、三次的週會去談及這方面。

（4）團契整體對校內學運的反應：就以去年學生會大選爲例：由於兩閣所產生的問題，不少同學都以大字報批評，曾經有同學問團契會否聯同天主教同學會調停此事。當時團契職員考慮此事時，覺得如以團契整體來參與，所用之人力將會很多，並有其必然之影响（雖然當時對此未詳加考慮），特別是處理不當時，會影响一般同學對團契的看法，故團契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亦可以說一直以來，團契沒有任何整體性的參與，亦很少積極地鼓勵團友參與。

——中　大

（1）一般同學對學運的反應：有參與和沒有參與的人數大約是小半與大半之比；但在參與的人中，

眞正有理想的只佔極少數，在剛過去的學期，看見在學運裏起了很大的變化，同學開始懷疑他們所走的路是否正確，甚至很多人都重新估價他們的行動和理想。

（２）團友對學運之普遍反應：在團友中，有concern的人不多，只是一小半；較有concern的事是「學生報」，對支持其中的內閣有比較直接的參與，但亦只限於個人方面，由此可見眞正關心的人不多；雖然曾有弟兄在團契週會中提醒，但大多數團友的反應仍不熱烈，原因可能是團友對這些事的看法不大相同。

（３）團契的教導和政策：團契在這方面的教導一向都很少，特別是在最近兩年內（因着重點放於其他方面），但亦有部份團友鼓勵弟兄姊妹關心學生工作。就「學生報」事件，文字小組直接給予一些基督徒的立場，亦有團友以個人名義張貼大字報，團契從未以整體去參與某件事，亦未發表任何特別聲明；但個別團友參與時所持的意見頗相同，分歧較少。

——珠　海

（１）一般同學的反應：由於學校的立場很明確，故沒有任何學生運動的存在，同學所參與的活動都限於學術性。

（２）團友的反應：很多團友都缺少立場，而假如眞要他們參與，很多人便要在沒有立場的情況下參與。

（３）團契的教導和政策：團契可說是沒有任何教導，更沒有政策。

——港　大

（１）一般同學之反應：學生運動在港大始終沒有中大的熱烈，因學運本是源於中大。參與的亦只是一小撮熱心份子，其中有小半是有政治背景，有部份是不抱任何目的，純爲搞活動而參與，其他的是眞正有理想和抱負的。

（２）團友的反應、團契的教導和政策：團契在這方面的教導的最高峯應是在一九七一——七二年間，整個 3rd term 和 Summer plan 都是提到Christian World View；但當時眞正有參與的團友是個人性的，例如出任「學苑」的編輯，團契並沒有特別着重對他們的支持，但其中亦出了不少名盛一時的人。七二——七三年可算是死寂的，雖然有人參與，但做得不多。七三——七四年開始有小組式的參與，頗具影响力，例如「學苑」的修章、獨立等；當時亦有 Standing 在 Hall 中任 committee 參與的多是 Final Year的弟兄姊妹，雖然並沒有以ＣＡ名義，但由於人數衆多，又多是ＣＡ中的猛人，故此很多人都知道他們是基督徒。今年的參與亦很明顯，但多是一年級的弟兄姊妹，與以往稍有不同。

由此看來，團友在這方面的意識和參與是日漸高漲。

（二）團契在校園應扮演之角色（除傳福音外）

——團契應給予一個基督徒大學生所應具的全面性裝備；團契的栽培應使人成熟到一個地步，就是對他周圍的環境（例如宇宙觀）有正確的立場和原則，因爲基督徒大學生遭遇最多的問題就是在校園的圈子裏，團契扮演的這個角色是一個 Special role，因這是其他教會或團契所不能做到的。

——在過去兩、三年中，理工團契沒有給人明顯的印象是在扮演任何角色；主要是集中在團契存在的目的方面，故除傳福音，弟兄姊妹的建立，交通及離開學院後所繼續的傳福音工作外，並沒有想到其他方面。

——就珠海而言，如團契能對周圍發生的事物提供正確的立場，當然會很具影响力，但以學校的特殊環境，很多時候都會受到限制，不能有任何行動。

作爲基督徒學生，應否起一些領導的作用，由被動轉爲主動，以整個團契作爲一個 pressure group？

——基督徒學生應有領導的作用，曉得如何去面對這些實際的問題，而團契亦應提供這方面的資料。

——團契在這方面的功用應多於教導，而有反射的作用，給其他同學看見基督徒的態度；亦應該有一些很「標靑」的領導人才，但亦可能會遇到問題，就是缺少支持，要孤軍作戰，因在這方面有恩賜，同一心志和意見的人不多。

應否以團契名義去參與學運？或以團契名義與他人合作參與？

——要考慮一些很可能引致的後果：例如團契的分裂，受人利用等，因很多社會問題可以牽涉到政治去，而往往會被人利用；故應仔細考慮一些因參與而引起的後果。

——在另一方面，亦要考慮因不參與而引起的後果：會有危險就是由於團契沒有相同的意見，個別團友參與時便會更易受人利用；又或由於意見或參與的方法不同，令人誤會基督徒亦有分裂。

——但團契可否達致相同的意見？因弟兄姊妹未必有同一的意見，團契要發表有代表性的意見和立場，便會更加困難。

——團契應否鼓吹同一的立場？

——在某些非常明顯的事上，會有可能給予一個 unifying stund，但在某些 Specific events 中，則很難有相同的立場，而聖經所給予的原則亦是很 universal。除非我們淸楚了解該事件，否則很難達到一致的意見。

——假如的確淸楚所發表的意見能代表所有團友的意見，則可以給予一個公開的立場；但要小心不要被教會誤會，亦要使人明白達致此立場的 philosolical points，更要對周圍的同學負責。

——在發表立場時，要淸楚是單就那件事而言？或是identify with 某個團體？

——在某些事情上可以與不信的人合作，但這並非表示我們是聯合的，但有危機就是別人會誤把我們和別人聯在一起。

——始終在到達某一地步時，一個淸楚的立場是需要的。

（三）一些個人參與的原則

——作爲一個基督徒去參與某事件，首先要認識淸楚該事件的詳細背景，才再談參與，這樣可 safeguard 會否受人利用。

——信仰基礎上的穩固。

——在參與時會接觸不少的挑戰，故更應與弟兄姊妹有交通，更積極地要求弟兄姊妹支持，很多人在參與後信心會受搖動，原因當然很多，其中弟兄姊妹支持不夠是主因之一；由於一直以來沒有太多弟兄姊妹在這事上有參與，故沒有先例可援，在沒有援手的情況下，唯有孤軍作戰，信心很易受動搖。團友的失落，弟兄姊妹也要負責，因參與的人長期地付出很多，實在需要弟兄姊妹的關心，特別是有些有經驗的。

——單獨參與總不及數人一同參加的好。就算沒有人直接一同參與，也要有人在背後支持。

——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是：參與的人應問問自己，到底是誰叫他參與：是神？是人？還是他自己？

基督徒？

應該參與學運嗎

——林克龍——

學生運動，是一個十分普遍的名詞。推動學運的原動力，是學生對政治、社會問題的醒覺。在整個學運發展過程中，大學生起了先鋒的作用。他們有正義，有理想、敢於向時代挑戰、敢於犧牲。因此學運在亞洲的發展，非常蓬勃。例如：泰國學生推翻乃他儂政權，南韓學生的示威，香港學生的反貪污、捉葛柏，反電話加價，與最近醞釀着杯葛英女王訪港。

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

港大、新亞及天主教大專同學會杯葛英女王訪港，是香港大專同學民族意識醒覺的最好例證。在這個潮流尙未泛濫前，我們基督徒同學，實在很需要作一些心理準備。究竟基督徒應該鼓吹民族意識嗎？讓我們從聖經裏研究吧！以色列民族發展的過程，有一個特點，用現代的術語，是先有民族主義，然後進展到世界主義。從時間的觀點看，是舊約與新約之分。軍事上，約書亞率領以色列人擊殺驅逐居住迦南的異族，其後士師協助以色列人同異族作長期的反抗，大衛王時代，橫征縱伐，平定了異族長時期的入侵。文化上，神嚴禁以色列人與異族通婚，促使民族主義的普遍形成。到了所羅門時代，萬邦來朝，民族優越感自然地產生。其實民族主義對一個國家的建立是很重要的，沒它，以色列民族早就滅種了！不過，民族主義不可以盲目地鼓吹，否則天下大亂。民族主義只不過是進入世界主義前的必經階段。耶穌基督宣佈救恩是先臨猶太人，其次是撒瑪利亞人，再其次是希利尼人，直到地極，次序是多麼的分明！關於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孫中山先生在其著作三民主義中，詳述得很清楚。孫先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畢生爲革命奔波，以高尙的人格， 博愛的精神 ， 爲國家民族利益努力。

確立民族主義是不可缺少之後，讓我們看看香港教會對此的反應。最近成立的中國神學研究院，是爲造就大專畢業生，在教會担當聖工事奉。這所研究院是爲中國人而設，亦是中國人一手組織起來的。浸會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聖詩，是頌主新歌，有很多首是中國民謠改詞的，唱起來特別有一番滋味。這是一種大好的趨勢，求主多多施恩，讓基督的福音，寫在我們國家的文化史上。

社會不公義

現在我們要來討論基督徒對社會上一切不公義的事，保持緘默或加以指責？試看舊約先知如以利亞對暴君亞哈的無情斥責，拿單對大衞王的責備，新約時，耶穌痛斥法利賽人，責希律王爲狐狸，使徒彼得約翰與官長的不妥協，這些勇敢正義的行爲，實在太多了。我們基督徒生活在香港，都希望過著和平安定的生活，但這種生活，斷不能建立在不公義的措施上。試看政府縱容電話加價，賭馬合法化，那一樣是公義的事，我們怎可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呢？

學運的不參與

可惜在港大的大部份同學，對學生運動的參與很不積極，這是由於懼恐的心理作用，希望「潔身自愛」，不與任何運動扯上關係，其次有很多「雙飛蝴蝶」，一對對飛入二人世界；「鋤書派」長駐拉記（按：即Library），大學的生活，不是拉記就是課室；「搶錢派」日夜搶錢（按：指拼命找外快，賺錢），或計劃怎樣「搶錢」，那裏有空理會甚麽學生運動！這樣看來，對學運關心的固然少，親身參與其中的更是鳳毛麟角。基督徒同學也不能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禮拜六有團契，禮拜日有聚會，精神時間大部份放在教會，對學運的發展，自然無暇投入。其次，大部份基督徒是馴良像鴿子，却未能靈巧像蛇，而學運的發展過程中，人事關係非常複雜，明爭暗鬥，稍一不留神，便容易吃虧。所以基督徒同學是不容易適應這種環境的，倒不如潔身自愛，與世無爭，多祈兩次禱，多讀兩篇聖經爲妙。幸好這種現象正在逐漸消失，最近有很多基督徒同學活躍於各系會，屬會及其他活動中。

學運的參與

活躍是一種好現象，團契應該加以適當的鼓勵及支持，其實，參與學運是一種學習的過程，所總結的經驗，是從書本得不到的，是十分寳貴的，團契弟兄姊妹可以互相交換意見，互相批評，尋求對學運應有的共同態度。團契應舉辦座談會，討論會或專題講座，更可以透過刋物，例如橄欖月刋，增闢專欄，刺激基督徒同學去思考。不過最重要一點，還是怎樣積極地協助基督徒在學運中不致勢孤力薄。

港大團契可以同其他大專院校團契密切聯絡，讓弟兄姊妹彼此認識，這樣看來，香港基督教大專同學會的成立相信會起作用（編者按：香港現時有ＩＣＣＦ即專上學生福音團契的組織）。不過，我們將會面臨困難，例如：財政、宗派、人力等問題，但只要下定決心，在眞道的基礎上，携手合作，仰望基督，困難必定像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

（按：編者對本文內容不全同意，特別是關於民族主義的聖經根據，希望讀者來稿討論，而第五期專題「華人基督徒與中國問題」的討論亦必定牽涉「民族主義」這問題。）

上期專題—基督徒的社會責任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Christian (2)

(cont'd from last issue)

We now turn our attention to the difficulties that overseas Chinese Christians face, which hinder their social involvement, and the traditions they have inherited from previous generations of Chinese Christians, which moulded their attitude towards social action.

Individualistic

Practically every overseas Chinese can be described as 'individualistic'. There are perhaps several reasons to account for this.

Most of us have been brought up in the midst of fierce competitons for almost anything. We struggled to finish high school, then college, and then to get a job. We have to depend on ourselves because we could expect little help coming our way. We have grown so accustomed to the failures of other people because almost every success on our part has meant failure for some other people. And perchance we were to fail, we would have to face it alone. Maybe it is understandable then that many have turned to God for comfort. We may read in horror Hudson Taylor's account of how once when he was travelling in China, a man fell into the river and the boat people simply looked away. But we have all grown hard. This hardness is the mark stamped on us by what we have been through, by 'fate', we might say.

Poor Integration

And then, maybe it has to do with the few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 tradition behind us, we do not intergrate easily. Most of us find it exceedingly difficult to lose ourselves in the people around us. We have to attend a Chinese Church, engage in a Chinese Bible Study group, or belong to a Chinese Student Society. We even find it difficult to get on with Chinese who speak a different dialect. Hence we often find a 'mandarin' group and a 'cantonese' group existing side by side on the same campus.

History of Futility?

The last 150 years or so is a part of our history few of us will get enthusiatic about. Whenever we talk about social action or political action, we are all immediately aware of a deep sense of failure, of futility.

Have not people much more capable than ourselves tried and failed in the 20s and 30s to create a better China ? We could share intimately the feelings of one of the most colourful figures in that period, when he wrote :

……但反過來說，上面的改府也眞是糟；總司令不能發令的，外交部長是欺騙專家，中央改府是昏庸老朽的收容所，沒有一件我們受人侮辱的事（He was referring to 濟南慘案）不可以追源到我們自己的昏庸，但這把火已經放下了。房子倒下來不單是壓死在政的黨員，外來的侮辱是人人分着的。這是那裏說起呢？我們未嘗不想盡點責任，向國外說幾句話，但是沒有眞理就沒有壯氣，我們的話沒有出口先叫自己的舌頭給壓住了。我們既不能完全一任感情收拾起良心來對外說謊，又不能揭開了事實的眞相對內說實話，這是我們知識階級現下的兩難。

（徐志摩日記）

Those of us who could still allow ourselves to feel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although we may not consider ourselves 知識階級, cannot agree more with his 兩難.

Four feelings

We might avoid the risk of generalizing too much if we say that most overseas Chinese Christians feel one of 4 things at one time or another.

(1) Alienated :- This is probably the most commonly experienced. We feel that we do not belong anywhere. Some of us can then become so cut off from their own feelings that they appear not to care at all. We become spectators instead of participants.

(2) Perplexed :- not knowing what to do, even if we feel that we should be doing something.



(3) Despair :- very few of us will allow ourseles to feel consciously a despair of the going-ons around us. We would be quick to quote some Bible verses to dispel any such feelings. Maybe we ought to ponder that Jesus himself came pretty close to an emotional impasse when he prayed in Gethesemane. (Matt 26 : 36-40) and the intense loneliness that he experienced which he attempted to share with the 3 apostles.

(4) Smug :- When we feel alienated, perplexed and perhaps in despair, it is natural that we try to fight such unpleasant feelings. It is easy then to try and forget everythiug and become smug. Maybe even try and bury ourselves in a flurry of Christian activities.

What has the Church done?

We are indeed asking for too much if we expect an alienated, perplexed despairing and smug Chinese Christian to become interested in social or political action. Naturally we would expect the Church to help. But has it ? The church in China in the first 50 years of this century got caught up in the theological controversies of the Western Churches. The Evangelical Christians inherited the fearful, rigid, exclusive, authoritarian and anti-intellectual spirit of the 'hyper-Fundamentalists.' But the Evangelical Churches have never become interested i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happenings in China. We must oppose the involvement of the Church as a whole in political, and perhaps, even social actions. But it should be intensely aware and be able to advice its members on such involvements. Some Western missionaries have become aware and regretted it. '......the best of us (missionaries) left China sadly......with a sense that......we were wrong......that God found us wanting' (Arthur Glasser & Eric Fife : Missions in Crisis) . Some believe that the failure lies in the 'liberal' theological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Church. Others believe that their teaching gave 'a false antithesis between the spiritual and material world.' "This teaching failed abysmally to transmit to the Chinese Church the deep-rooted social concern so dynamically evidenced by the Holy Spirit throught the O. T. prophets and the N. T. apostles. It produced a form of discipleship that reflected a painfully limited viewpoint ...... indiffenence to China's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needs, devoid of a sense of civil responsibility." The result : "many an Evangelical missionary left China heavy with regret and burdened in heart over the incompleteness of the gospel he had prached in that needy, unhappy land " (also from Missions in Crisis.) But have the Chinese Church leaders learnt their lessons? We are sad to say that we think not.

Look at an issue

Let us now try to look at an issue which bothers a lot of overseas Chinese Christians, and perhaps to apply what we have said so far to it. Many of us have been asking God whether we should go back to where we come from to serve Him. Many have been waiting for some very specific guidance from God. Are there, then, Biblical principles to guide us?

Firstly, we can safely say that racial pride is not something encouraged by the Bible. The Church of God had done away all barrier, be they racial, cultural or national. (Eph 2: 11-22). However, the Bible does encourage positive feelings for one's country. (cf Rom. 9: 1-3, Lamentation 3 : 48-51). Indeed, God "created every race of men, ... He fixed ...... the limits of their territory" (Acts 17:26). Cultural and national differences are therefore allowed by God. He encourages variations in unity.

Secondly, the Bible teaches that we ought to give to those who are in need

(Acts 20:35, 2Cor 8: 9, 12). The Bible upholds the concept of equailty (2Cor 2: 13,14).

In the year ending 30 June 1973, a total of 7119 foreign doctors immigrated into the U.S.A. 3 quarters of these were from Asian countries. The largest group was from India (1921), with 753 from the Philippines, and 612 from South Korea. The article from which these figures are taken concluded thus 'These numbers point to the sad fact that the wealthiest nation in the world is still actively stealing doctors from the poores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t a time when the demands for their services at home far outweigh those of the Americans'. (Brit. J. of Hosp. Med. Aug, 1974). We can surmise that the situation as far as the other professions are concern is probably very similar.

The question of 'need', however, is certainly not only material or technical or even economic need. For there is also the need in the sens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poverty, of instability. This generation of Chinese young people have been brought up in a cultural vacuu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eaching and philosophy have more or less been pulled down. But there is nothing to take its place. It is as though a whole generation of people have been uprooted. We all face the crisis of finding our own identity. Material wellbeing is not the answer to our cultural rootlessness. (cf. 「超人的甦醒」：中國人文主義與督基教本質)

We have therefore to ask ourselves two questions: Is it not for such a time as this that we as overseas Chinese have been called to become Christians? and are we sensitive enough to feel where the need is greatest?

What we can do now

Putting aside questions of what we ought to do in the future, let us ask ourselves what we can do now as members of the society we live in. Firstly, we could influence those aroung us through our involvement with them. We could through our daily living, show justice, peace and joy inspired by the Spirit. With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in us we could become the light and salt of the community that we live and become involved in.

Secondly, there are plenty around us who are in need of total care. The elderly, the alcoholics, the mentally ill and the mentally retarded. We should consider ways and means of helping them.

Thirdly, we should strive to influence the thinking and the mood of our generation. Through our involvement with students, and christians teachers can do much more, we should strive to mould their thinking in Christian terms. This should go alongside our efforts to win them to Christ. We should present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to those under our cares, if we are to influence our generation.

Fourthly, we might even contemplate political involvement. Many of us are too caught up with Paul's teaching that we should passively obey those in authority, we forget that Paul was writing to Christians in an era where the government was authoritarian and totalitarin. Citizens had practically no say in the policies that were laid down. Now we elect our own government, we indirectly participate in governing. We should therefore treasure this right, and exert ourselves as responsible moral citizens to attempt to influence government policies, to vote for political candidates we think fit to represent the people. While remaining law abiding citizens, nevertheless we should use our God given wisdom to see how better we can serve our society.

Encouraging moves

It is encouraging that creative moves have been made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recently, thanks to the efforts of some gifted and dedicated Christians. Let us rejoice that at last, some Chinese Christians are struggling to free themselves of unbiblical traditional thinking and begining to say what they feel is right. Consider this passage taken from an article on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最近這些年，中外文學潮流裏性的成份比前加重了許多，這種描寫雖然有時顯得不必要，甚至有點商業行爲的嫌疑，但無可置疑的，在眞正大家的手筆下，這種新領域未始沒有它的優點，它寫出了人類除了食物以外最重要的活動，它用來象徵了許多美好的意義。但如果基督教的文學界裏出現了這樣一本書，恐怕就要引起廣大信徒的嘩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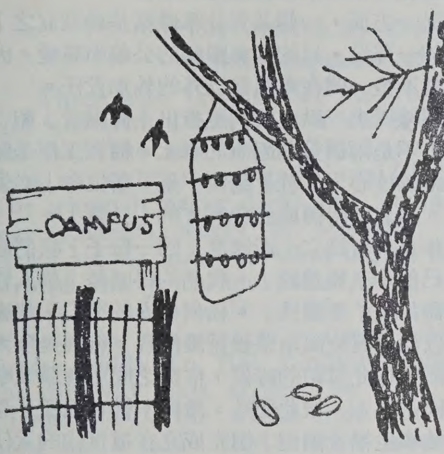
可是，讓我們回頭看，在摩西的筆下，在所羅門的筆下，在以西結何西亞和許多先知的筆下，「性」的描寫幾乎成了很必要的手法，它很忠實地記載男女人物的行爲和心理，卻沒有一點誨淫誨盜的意思。 許牧世等（基督教文學論叢）

"So Jesus went round all the towns and villages teaching in their synagogues, announcing the good news of the Kingdom, and curing every kind of ailment and disease. The sight of the people moved him to pray; they were like sleep without a shepherd, harassed and helpless; and he said to the disciples 'The crop is heavy, but labourers are scarce, you must therefore beg the owner to send labourers to harvest his crop."

by Dr. L.K. Hsu

福音工作與社會參與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幹事　錢北斗



——在社會意識濃厚的校園中，一個福音派基督徒學生團契的存在意義和使命。

大專基督徒的挑戰

從今天大專界學運的路綫中，可以看到最令大專學生感到關注的事情，主要有兩方面。其一是世界性的「社會不公平」問題。面對各種剝削，貧富懸殊現象，我們當採取什麼態度？其二是直接關係中國人的「中國問題」，特別指到香港華人的身份和歸屬，而從這兩個問題開始，更引伸至另一個討論中心：是否一個社會主義的政治體系，才是眞正能解决現時社會不公的方法。

在這些社會潮流的冲擊下，一個基督徒所面臨的挑戰是明顯的。一方面，過份偏重個人得救的基要派傳統，並不能在社會參與問題上對他有什麼着實的帮助；另一方面，一些有關社會參與的神學思想，往往只肯定了基督徒參與社會的責任，却沒有讓他進一步看到社會參與和他傳福音的使命有什麼關係，反而可能間接地搖動了他對一個在基督裏改變了的生命、一羣屬神的子民可以在社會問題上有什麼獨特貢献的信念。

兩種神學思想的危機

今天香港大專基督徒中，較爲熟識有關社會問題的神學思想，大致有兩類，而兩者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試圖在救贖神學以外，爲基督徒的社會參與找尋一條出路。

第一種思想是以「歷史的神」爲出發點。認爲歷史的發展都在神的掌握之中。而這位歷史的神也是一位公義的神，建立公義是他歷史計劃的目標。因此今天當我們參與在任何建立神的公義的埸合中，也就是行了神的旨意，參與了神的工作。

第二種思想是以「創造的神」爲出發點。（這一種思想路綫較被現時一般福音派知識份子所接受。）指出這創造的神也是護理世界的神，而且更把護理世界的責任交與人。

對於這兩種神學思想，我們必須先指出它們都同時是提出了絕對合乎聖經啓示的神學觀念爲理論基礎。但另一方面他們也陷入了同一的危險，就是嘗試以局部的聖經啓示，去了解基督徒參與社會全面的意義和目的。當我們放棄了採納神的救贖爲了解基督徒參與社會的指標時，我們其實是已同時否定了神的救贖或福音的傳講與信徒社會參與之間的關係。

對一個處於社會意識濃厚的校園的福音派基督徒團契來說，這些神學立場中潛在的危機是肯定的。外在的社會問題越嚴重，基督徒便越感到他信仰中有關救贖的教義與現實社會需要脫節；他福音工作的價値也更模糊。至終他發現只有那從舊約中所認識創造的神，歷史的神和公義的神，才能讓他與所處的社會產生一個有意義的關係。否則他只有放棄一切對社會的責任，以堅持一個個人救贖的信仰。

鞏固的基礎

明顯地，我們今天若要維持一個與現實社會保持接觸的福音派信仰，並不是靠着消極地把神救贖工作的適切性，局限在來世永生問題的範疇裏，而是積極地全面的看神對整個歷史計劃的心意。從他在新舊約時代的作爲中，去了解基督徒傳講福音和參與社會這兩方面責任的意義。然後更進一步，肯定一羣持守福音信仰基督徒的「羣體見證」的意義和目的。當我們願意從以上提出的大前題着眼時，我們發現在聖經中，至少有以下兩方面的啓示，可以採納爲討論發展的

基礎。（一）新舊約聖經中，神對「社會公義」要求的連貫性。（二）「普世教會」——耶穌親自設立的「新國度」（彼前２・９）的意義和目的。

（一）新舊約中神對「社會公義」要求的連貫性。

①施洗約翰的信息。

在新舊約歷史的交替中，施洗約翰担任了一個很特殊的角色。一方面他是直接爲耶穌工作「開路」的先鋒。另一方面他也是舊約中最後的一位先知，在他的信息中，保持了典型舊約先知對公義要求的精神。（路・３・10—14）因此要了解耶穌來世的使命，必須先抓住舊約中神對社會公義要求的中心。

②耶穌自己的要求。

在四福音中耶穌對公義的要求是不勝枚舉的。如他對法利賽人離棄了神公義和憐憫的指責（馬23・23—20），「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等等。特別在分別「山羊」和「綿羊」的比喻中（馬太25・31—46），他更提出了以他們在世上對別人關懷的表現爲審斷的標準。這些都充份表示了耶穌信息中有關公義要求的本質。

③耶穌對自己使命的宣告。

在「登山寳訓」的一段經文中，耶穌指出了「好行爲」的重要後，更進一步宣告自己的使命不是爲廢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同時他對門徒的要求不是要他們摒棄法利賽人在誡命中所尋求的義，而是要勝於他們的義。（馬太５・13—20）

從以上所提出的三點中，我們可以看到耶穌的使命是承接了舊約時代神對公義的要求。在舊約中神不斷地「參與」於維繫人類社會的公義；藉着差遣先知，降下警誡性的災禍，呼召人離惡向善。而至終他更藉着他兒子耶穌基督的贖事工，完成了祂根本解決社會問題的「參與」。

（二）「普世教會」——耶穌親自設立的「新國度」的意義和目的。

①「新國度」的設立是取代了「舊以色列」的地位（馬太21・43），而它的責任是結果子，以「好行爲」彰顯神的美德（彼前２・９，10；馬太５・13—16）。

②「新國度」的成員是門徒，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負起完成「新國度」使命的責任（馬太11・28—30；28・19，20；使１・８）。

③「新國度」內在的力量是出乎信徒間的彼此相愛，建立和同一的心志。（腓１・27—２・５）

結　論

以上的觀念對今天校園中福音派基督徒學生團契的意義：

①「社會關懷」不是外加於我們信仰上的點綴品，而是發乎聖經啓示中心的教訓。神不單憎惡社會不公的事情，祂更積極地面對這些問題。祂在歷史中的作爲本身就是祂的「社會參與」。因此，我們不應對神在今日社會中的適切性失去信心。

②「救贖工作」不是神在祂「社會參與」以外的事工。相反地，這時祂徹底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救贖工作供給了針對解決社會不公問題的架構。惟有改變了的新生命才能供給眞正棄惡行善的力量，建立起一個在社會中具積極影響力的羣體。

③另一方面，一個基督徒羣體原是神設立之「新國度」的一部份，目的是彰顯神的公義和慈愛。因此關懷社會不是一個在傳福音以外的外加責任。

④根據以上三點，我們更指出「傳福音」和「社會關懷」不是兩個分割起來的單元。福音工作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核心，「社會關懷」是「新生命」必須有的表現。兩者同時構成信徒應有的「見證」。

⑤作爲神所設立「新國度」的一份子，我們必須加强自己的「羣體意識」。我們的得贖是「個人性」，但使命却是「整體性」。任何個人的努力，都應該認淸可以如何與校園中整體見證配合。特別是今天周圍環境需要如此殷切的時候，信徒之間更應羣策羣力，抱着同一心志，彼此配搭，激勵。惟有這樣，今天的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才能完成它在這世代的責任和使命。

・本文部份經文資料，經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社會參與」問題硏究小組協助整理，特此致謝・

隨　想　錄

・若　然・

我有鞋子穿，仍是嫌這嫌那，直至一天，一個沒腿的人活現在我的眼前……

×　　×　　×

神啊，請繼續給我聰明智慧，（特別是運氣），好看的分數、好看的弟兄姊妹，和他（她）們合我用的筆記；還有，好看的前途，總之，你認爲對我有用有益的東西嘛，統統要！

×　　×　　×

滿口基督，蓋不了自傲、貪婪、小心眼、臭脾氣、懦弱、失言、見異思遷……

×　　×　　×

基督教死在「基督徒」自己身上，死在他（她）們的「醉翁式」動機上……

×　　×　　×

少了一點勇氣去承認自已的自私和不足；一點誠意去對付自已的不良動機；敏銳的耳朶去感受別人的傾訴，和謙卑的意願，去了解和被接受，還有，實際的行動。——以基督的愛作支柱，使別人領畧生存的意義，責任和其中值得欣賞的地方。

×　　×　　×

基督徒，豐豐足足的基督徒，看襪！

Book Reviews

THE LATE PLANET EARTH

(Article written by Prof. J. Ramsey Michaels. Reprinted from the Inside Magazine with the kind permission of the Editor)

Those who tell us that the world will end 'not with a bang but a whimper' have not had the last word. The bang theory lives, not only among traditional Christians (for whom it never died), but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eary of scientific world views, among many in what is still loosely termed the Jesus movement, and among people in every walk of life who want to be told in no uncertain terms what the future holds. To Hal Lindsey, author of the runaway best seller, *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 the world ends not with a bang but a salvo. His interest centers not on one great act of God ringing down the curtain of history but on a series of rapid-fire econominc, political, and cosmic developments, beginning in 1948, by which the kingdom of this world gives way to the kingdom of God promised long ago in the Bible.

Lindsey's book with the catchy title presents itself to the would-be purchaser as new and definitely "with it." Whether *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 is "with it" depends on one's point of view, but novelty is not among its virtues. With a sure feel for the importance of attractive packaging, Lindsey has filled his new bottles with old wine. A graduate of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he follows a method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known as dispensationalism. This approach to Scripture goes back over a hundred years, having found expression among the Plymouth Brethren from their beginnings, in the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and in countless conferences and Bible institutes in this country and abroad. Briefly, its assumptions are that biblical prophecy finds its fulfillment primarily in the nation of Israel rather than the Christian church, and that this fulfillment is literal and will take place in the future after Christ has returned to "rapture" his church out of the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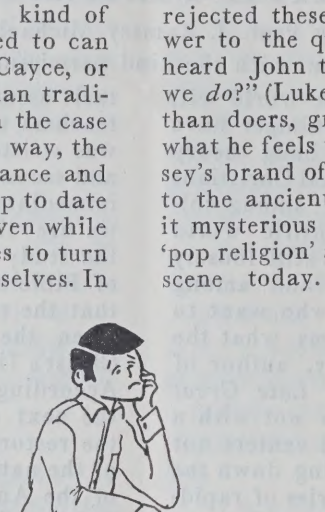
The paradox of dispensationalism is that biblical prophecy, which is seen as not having to do with the Christian church, as such, nevertheless becomes the central theme of Bible teaching in the church. The tacit assumption of these prophetic Bible teachers was that while most of Scripture was written first for the people of its time and second for us, prophecy is uniquely and immediately intended for us today because we are "living in the last days" Therefore the study of prophecy is the highest form of Bible study. It seems to matter not a bit that the church will no longer be on earth when the prophetic clock, silent since Christ's first coming, begins to tick again. According to this system of interpretation, the next event on God's timetable is not the restoration of Israel, or the gathering of the nations at the battle of Armaggedon, of the Antichrist with his deceptions and blasphemies, but rather the coming of Christ to gather his church to himself. This is what is termed the "blessed hope" (cf. Titus 2:13) of Christ's imminent return.

Whatever the weaknesses of dispensationalism, the insistence on imminency has been one of its strengths. But *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 fascinated with the tumultuous events of the past twenty-five years, stretches the rules of the game almost to the breaking point. Although in theory Christ could have returned at any time since his ascens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in 1948 and especially the repossession of the temple area by the Jews as a result of the six-day war in 1967, meant that now the stage was *really* set for his coming. Lindsey refers the one generation limit mentioned in Matt. 24:34 to the generation alive in 1948 when Israel was reborn as a nation (p. 54). Thus he comes seriously close to doing exactly what Jesus warned against - attempting to fix in advance the time of his coming (Matt. 24:36, 42, 25:13). Lindsey's emphasis on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igns of the times" violates not only the teaching of the new Testament itself, but the very dispensationalism which has at most points influenced him decisively.

Clearly there is more at work here than simply a desire to popularize the theology of his teachers at Dallas Seminary. In one way Hal Lindsey stands within a long and by no means dishonorable theological

tradition. But in another way he is a cultural phenomenon of our own day not so different from a Herbert W. Armstrong, a Jean Dixon or an Edgar Cayce. The image of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prophet with a Bible (or some other work of ancient lore) in one hand and a newspaper in the other is by now a familiar one, and is an almost sure-fire guarantee of a certain kind of following. The authority appealed to can be mystical, as with Dixon and Cayce, or it can be the authority of Christian tradition in one form or another, as in the case of Armstrong and Lindsey. Either way, the result is a curious blend of relevance and escapism which strives to keep us up to date on how bad the world is getting even while it reinforces our natural tendencies to turn away from the world and into ourselves. In fairness to Lindsey, it should be said that he does stress the need for Christians to "share the good news of salvation in Christ with as many as possible" (p. 187). But the Christian mission as he defines it is directed exclusively at individuals, to rescue a few of them one by one from the doomed planet which is temporarily their home. Although he calls himself a pre-millennialist, he seems not to have really laid hold of the conviction of historic premillennialism that God will be victorious within history and not just beyond it. For him, the future thousand-year reign of Christ on earth (cf. Rev. 20: 1-10) is merely a "prelude to eternity" (p. 177), a term which could equally well describe the present age. The real hope of the Christian is the dissolution of this world and the creation of a "new heaven and a new earth" exhibiting little continuity with the world or with history as we know it. "That's where we want to be!" says Lindsey (p. 179).

All of this means that the role of the Christians in relation to the current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which Lindsey describes is a passive one. They are to be knowing observers but not participants. There is no theology of social action in this book, no call to become involved in correcting injustice or seeking peace. Lindsey agrees with many other evangelicals that "The only cure for war is to change the hearts of men" (p. 149). When Christ comes into our lives, "We find ourselves concerned about the interests of others" (*ibid.*), but how this concern expresses itself *after* our initial encounter with Chrit is never made explicit. Lindsey concentrates instead on warning his readers *against* involvement of the wrong knid - "welfarism," "socialism," and especially the ecumenical goals and political pronouncements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But having rejected these alternatives he has no answer to the question asked by those who heard John the Baptist: "What then shall we *do*?" (Luke 3:10,12,14). Knowers rather than doers, gnostics and not activists, are what he feels these last days demand. Lindsey's brand of 'gnosticism' bears no relation to the ancient heresy of that name, nor is it mysterious or esoteric like much of the 'pop religion' and 'pop eschatology' on the scene today. It is well within the mainstream of traditional Christianity, yet it flounders on the word of the risen Jesus that "It is not for you to know the times and seasons which the Father has placed in his own authority..." (Acts 1:7). Lindsey's assumption that if we *know* the meaning of present world events or what to expect next, we are more likely to *do* what God requires is not necessarily a correct one. Faithfulness to Jesus Christ and to the implications of being his disciples is not *more* necessary in the face of threats from the final Antichrist than in the face of challenges which face us today, or forty years ago. If we are under pressure to deny our Lord, we do not stop and ask, "Is this the Great Tribulation?" as if our decision is affected one way or the other by the answer. Whether the church is facing the final Antichrist, or merely one of his many precursors on the stage of history, the issue is the same - Christ or Caesar? This is why much of *The Late Greate Planet Earth*, for all of its popularity and surface relevance, is beside the point.



The positive value of the book lies in the witness it bears to the non-Christian that this world we have come to know and love so well, like an over-aged and wayward mistress is not going to continue forever, but that God who first created it can and will transform it into something man has never dreamed of, a kingdom for those who know that they are poor. The Christian, however, needs something else - a word from Scripture to turn his attraction to his responsibilities as a disciple of Jesus Christ even now. not only for the 'souls' of individual men and women but for the quality of their lives as well.

暴力革命能化腐朽為神奇？

——李思敬——

對於我們香港的基督徒來說，「暴力革命」並不是最切身的問題。由於特殊的政治環境，香港不可能有像非洲或南美的「民族解放陣綫」；而香港的學運發展也未及日本、南韓和泰國那般激烈。

雖然如此，除非我們安於在教會四壁之內作「屬靈人」，否則，對暴力革命價値的取捨定必影響我們參與社會的態度和方法。

如果我們贊同社會中僅有的美善都是點滴的虛僞而毫不足惜；只有不擇手段徹底破壞腐朽的舊制，然後憑不斷的努力建設眞正的人間天國——那麼，對於改良社會弊端的措施，就算我們沒有極盡詆譭諷刺的能事，也只會袖手一旁冷笑而已！

這個究竟就是基督徒的信念了嗎？

* * *

「將暴力革命視作解决社會問題的途徑只是一廂情願的妄想而已！」

——這是五位不同背景的基督徒學者對「暴力革命」的問題分別發表的一致結論。他們（其中兩位是英美兩所大學裏經濟和歷史系的講師，兩位是拉丁美洲學生基督徒團契的領袖，一位是英國國家經濟發展局委員）在文章裏都淸楚指出：儘管基督徒與革命者一同發現目前日趨嚴重的社會問題已不容苟且下去；然而對於暴力革命者的理想、基本信念和手段，基督徒都察覺出不能妥協的差異來。

（一）基督徒的理想社會是主耶穌所統治的千禧年國度；矜誇人有建設天國的能力是違反了神「恩惠」的福音。

（二）基督徒相信社會中的腐敗是源於人犯罪墮落，因此改變社會制度不能根治人的罪性；一切的醜惡在革命後仍會存留，因爲人的本性仍未被改變。

（三）基督徒不能同意反抗任何統治者權力的論調；聖經明言執政者是神的僕人。基督徒在謀求社會公平之際，不能漠視社會秩序。對於當時統治猶太殘暴不仁的羅馬政府，主耶穌並未附從奮銳黨人的「以暴易暴」手腕，反教導門徒在不妨碍將「神的物歸神」的原則下，應把「該撒的物給該撒」。

（四）基督徒絕不贊同採用暴力的方法，這是直接違反聖經明顯的「愛神、愛人」的誡命。無論其目的是怎樣崇高，神也不容許不擇手段的作法。況且，暴力革命帶來的創傷，絕不是甚麼「革命果實」可以抵償的。

雖然其中一篇文章保留了「二害取其輕」，「在非常情形下基督徒可存着懺悔的心情運用暴力來消滅更大的罪惡」這種論調；可是，假若我們相信神應許不會讓祂聖潔的兒女落在沒有出路的試探中，也斷不容許過於我們所所能受的試探臨到，那麼，「到底神會否把祂的兒女陷在只能犯罪的非常情形裏」這問題，便可迎刃而解了。

（五）基督徒相信神是掌管歷史的神，可是對於把「暴力革命」當作神的旨意這論點並不敢苟同。這種看法是已經把暴力革命視作神在歷史中的「啓示」，然後才去解釋聖經；但基督徒應該按聖經裏所有的一貫眞理來判斷暴力革命。

* * *

在「Is Revolution Change」這本書所收集的五篇論文裏，作者不但從聖經的立場拒絕了「暴力革命」的論調，更嘗試在歷史的過程裏否定暴力革命者所言的變革，是只有通過暴力才能達致的果效。但這並不是全書的結束；最後的一篇文章和編者的結論都聲言：基督徒有他們改變社會的途徑——是更澈底、更有效，但同時是需要更大代價的途徑。

（一）透過傳福音將人的罪性改變。我們不再敷衍、懶散地爲主作見證，而是積極、拼命地去傳福音。

（二）藉着我們言行一致的生活來表明天國的確實，也證明基督徒不是利用反對暴力革命的藉口來繼續社會不公平的現象。

（三）實際地效法主耶穌對他人捨已的服侍。九牛一毛的犧牲算不上捨已，眞正的捨已必定產生對時代莫大的影響。

（四）誠實地指斥社會的罪惡，在維持公平和秩序之下，積極參與改革社會弊端的措施。

* * *

單有熱愛人類的大志，却不走在神的道路上，並不是基督徒的選擇。要是你曾認眞思索過暴力革命作爲改變社會的途徑，盼望這本書能給你一些提醒！

只會空談理論，却沒有立志實行基督的敎訓，並不是基督徒的長進。要是你澄清了暴力革命不能解決問題，盼望書中的挑戰能激起你的行動！

懂得十字架「化腐朽爲神奇」的能力者大有人在；可是，肯眞正「背起十架跟從主」的門徒到了那裏？

* * *

書名：Is Revolution Change？
編者：Brian Griffiths
出版：Intes-Varsity Press

OVERSEAS CORRESPONDENCE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It's homely to write to C. A. ......

I am thrilled to hear of the new Bible Studies Series for follow-up use prepared by F. E. S. with the help of C. A. Evangelism without discipling sacrifices much fruits. The general awareness of the urgency of Mainland China Mission stimulated by the C. A. seminar sometime last summer was also encouraging.......

I would like to share a few things with you this time.

(1) **Te B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o Do**

God is more concern with what we are than what we do. Seeking His character is a pre-requisite of seeking His plan in our lives. (Phi. 1 : 9...... And it is my prayer that your love may abound more and more, with knowledge and all discernment, so that you may approve what is excellent, and may be pure and blameless for the day of Christ, filled with the fruits of righteousness which come through Jesus Christ, to the glory and praise of God.)

(2) **The Ideological Warfare**

(II Cor 10 : 4-5 ...... We destroy arguments and every proud obstacle to the knowledge of God, and take every thought captive to obey Christ,)

Christians today are confronted with tough anti-Christ ideologies since Darwin's Evolution, Marx's Communism,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and many philosophies......

The Chinese Church must build up 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saving ideology. This is not intellectualism, but in understanding be man. The need is three-fold :

(a) **Theology & Biblical Studies :** relevant to the Chinese culture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ramnants and modern Chinese thoughts).......

We see the dawn of Chinese Christian Theology —— present Christ in a Chinese way.

(b) **China Studies :** we urgently need China studies scholars among us to inform the Church the present state, the need and strategy of mission of China today. Brother Jonathan Chao, Dean-elect of C. G. S. T. presented the challenge at ECCCYWC '74 in Canada that : we would like to see in 1985, by God's grace, ten Chinese Christian scholars who have gone through 2-3 years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training and Ph.D. program in China studies (in different fields : social,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 situations in China) ......

(c) **Christian Futurology :** Biblical perspectives of the latter day events. To deliver the Chinese Church from individualistic ivory-tower to broader prophetic social concern. We need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ocio-economico - political trends.......

We must be aware of the Signs of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3) **Mass Lay Train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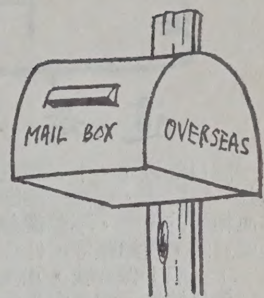
Mass mobilization and mass evangelism through multi-level lay training program. (II Tim 2:1-2 .... You then, my son, be strong in the grace that is in Christ Jesus, and what you have heard from me before many witnesses entrust to faithful men who will be able to teach others also.)

We hope, by 1976-77 C. G. S. T. and other Christian Scholars may come up with a series of lay training courses in the areas : (a) Christian Basic Beliefs (b) Personal witness and evangelism (c) Christian Spiritual Growth (d) China Studies (e) Christian World View

We need people to draft this curriculum, test it in different groups, mode it by modern technological teaching aids and send ministers (with trainings in 2-3 years in Theology, teaching and counselling) going around to Churches and Christian grougs to conduct workshops, both in N. America and S. E. Asia, to evangelise overseas Chinese massively and qualitatively. The ministry of Mainland China Missionary Movement must be a "People's Movement". Let the trained people train and evangelise others .... multiplicative strategy,

(4) **Christian Mass Media**

(Acts 1:8 ...... But you shall receive power when the Holy Spirit has come upon you ; and you shall be my witnesses in Jerusalem and in all Judea and Samaria and to the end of the earth......; Eze 22:30 ...... And I sought for a man among them who should build up the wall and stand in the breach before me for the land, that I should not destroy it ; but I found none.)



We need mass communicators for mass evangelism, for lay training, for Church promoting and for Christian prophetic voicing in society. We need Christian mass media trained labourer, spirit-filled (with 2-3 years Theological training and 2-3 years professional mass communication training). God is using people, not methods, but the right kind of labourer, for the people that are without hope, by eye-ball to eye-ball means.

At present I am conducting a survey among Chinese Christians in N. America in this field : their interests, past training, working experiences, further studies and prospective career in mass media. Every Christian is unique and a united effort under the Spirit of God is strong. Let us explore, cultivate and use the specific gifts from God for His use.

(5) **Pray for Asia Fellowship**

Started by NACOCE '74 to promote Chinese Christians to form prayer groups to pray for the spiritual needs of Asia, th share information of God's work and people in Asia. A Resource Center was newly set up to do research fo overseas Christians contemplating to return to Asia for Christian ministry, the groups are : (a) marketing and job placement, (b) finance, (c) psychological adjustmant, (d) data precessing.

God calls different persons to different tasks. Some will serve Him overseas, some in S. E. Asia and others inside Mainland China. What is our role ? Prayer is the instrumental way to receive God's blessing. (Eph 6:18 ...... Pray at all times in the Spirit, with all prayer and supplication. To that end keep alert with all perseverance, making supplication for all the saints.)

(6) **David Wilkerson's Vision (in 1973)**

(Acts 2:17 .... And in the last day it shall be, God declares, that I will pour out my Spirit upon all flesh, and your sons and your daughters shall prophesy, and your young men shall see visions, and your old men shall dream dreams ;)

Wilkerson saw 5 calamities :

(a) Worldwideeconomic recession — affects the life-style of the people, many churches in bankruptcy, mission funds stopped, the Church must be prepared for that time.

(b) Rise of supernatural signs — earthquakes, famines, cosmic storms and tornadoes.

(c) Filthy things and baptism of deads — pornography and Satanic horrors.

(d) Rebellion in the home — hatred toward parents, dispise middle-class hypocrisy.

(e) Persecution madness against spirit-filled Christians (starting from ideological and social persecutions) — blocking of Christian missions and mass media outreach, mocking the Church and ridiculing the ministers.

Wilkerson also saw other signs :

(a) Rise of a Super-Church — unity among the Catholics and some protestants, revival of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from a religious movement to become a political movement Spirit-filled Christians as the underground Church

(b) Homosexuals and cultic practices.

(c) Occultic revivals sensationalized.

(d) Christian education undermined

(e) Christian awakening 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

Wilkerson thought that God gave us this vision is for one purpose : to comfort the believers. Everything is under God's control and pre-programmed. Christians must act as prophets to warn the people and actively involved in evangelism and discipling.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C. A. (from different churches), let us look forward to see the victory of God amidst the seemingly world of dispair. Let us encourage one another to hold on and press on, in love, in truth, in hope and in faith.

Your brother in CHRIST,
Wing-tai

FREE CONTRIBUTIONS

這是場戰爭！

—陳以誠—

眩目的燈光，十多顆眼睛，日以繼夜的審訊，或是加一點騙誘，再加一點酷刑…… 呀！看到肢體所述血和淚的經歷，不禁就想：「當試鍊臨到，要我離棄眞道時，我能堅守信仰嗎？」

「主啊！保守我，加我力量，我不要賣祢！」

弟兄姊妹，我竭力提醒自己，也願你們都小心，時候實在無多。南越高棉政權之驟變是如此突然；香港之前景也可以一樣難猜；我們要切切求主使我們在試鍊中堅穩，並且現即爲此準備自己。準備自己根本就是成聖的當然步驟，也是將來面對主的審判所必需的！「你們既盼望這些事，就當殷勤，使自己沒有玷污無可指摘，安然見主。」彼彼3：14。祂救了我們整個人，也審判我們現今（和將來的）每一部分的心思和行爲。

整個人的救贖，整個人的見證

神創造人，有理智感情和意志，有靈魂體——有生理、延續的需要，羣體的需要，靈性的需要。在神慈愛的管理下，這些都有平衡，與外在環境和刺激有和諧的關係。但人性被罪毀壞，失去了平衡，以自我爲依歸；就是有理想，以大我利益爲重的人，也不能靠人力挽回平衡和應有之意義。

我們悔改，神復活大能就給我們新生命，使自我中心變作以神爲中心，以致新人漸漸代替舊人的樣式。耶穌就是將祂的理智感情意志溶合起來，和諧地與環境和挑戰交接。我們要認識神的話，了解客觀的事實環境，以對神對人的愛爲動力，拿出信心來作決定行事——都要叫神喜悅。而當我們這樣憑神旨行事，才更體驗神的眞實。缺少或忽視我們的理智情感或意志的任何成分都會使我們失去平衡。基督徒就要過一個這樣積極的生活。用一個圖表代表這觀念：



認識神的話

凡思想體系，皆立於一些不能證明的基本信念，如共產主義之唯物、階級觀念和辯證法等。共產主義者憑自己有限的經驗範圍去相信這些信念。宗教人士則信有神，這也是沒法證明的。人困於有限時空，根本沒有能力去認識無限的神，更談不上關係。感謝神，祂給人超自然的啓示，祂給我們聖經。它自稱是神的默示。它有內在的完整一貫性，外在的歷史可靠性。耶穌也承認聖經爲神的話。因此我們能合乎理性的相信——它就是神給人的啓示。全善的神是我們信心的對象。從聖經我們認識道成肉身的基督，更與祂有了生命的關係，和永生的盼望！

弟兄姊妹，我們豈不知沒以神爲主的生活是空虛不豐盛，沒有盼望的？我們爲讀書、戀愛、娛樂就放上時間心思，拿時間來讀經，倒像要了命似的。但若沒有神的話語和準則在心裏，這些怎能構成以神爲主的生活？究竟我們是否「肉緊」我們的生活不合聖經？或是我們根本從不省察做事需要聖經化？來吧！趁現在還有自由，讓我們一起拼命『鋤』，用腦思想，用信心實行，否則將來後悔以往蠢懶，已是太遲！

了解客觀的事實環境

我們是生活在社會的客觀環境裏。因此要生活有美好的見證和榮耀神，就要了解事實環境：世界大局，人心裏的詭詐邪惡，以致人類的痛苦和需要，正如王明道先生所說的「讀書、讀事、讀人」。聖經使我們整體知識融匯，所以基督徒能在科學裏、在觀察宇宙現象中服事神，又可在歷史文化貢獻和社會參與裏榮耀神，使未信的人更能明白福音能解決人類的問題；換句話說，我們要在社會文化中見證我們的信仰！

屬靈的實際，以神爲中心

屬靈的事，就是重生的人憑信心、以神爲主的心志所行合乎聖經的每一件事；包括爲要榮耀神而作的崇拜、職業、社會參與、科學文化研究——「或吃或喝，無論作甚麽都要爲榮耀神而行」（林前10：31），却不包括只有「屬靈外表」而沒以神作中心的崇拜、讀經、佈道——「你們所獻的許多祭物與我何益？……誰向你們討這些，使你們踐踏我的院宇呢？你們不要再獻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惡的。」賽一章。神是看人的內心。有些教會人士批評社會參與的肢體離開主，假定他們一定是附和潮流討人的歡喜。求主讓我們少憑外表妄斷，多看屬靈的實際，更憑聖靈引導我們在教會配合肢體的參與，彼此配搭。

把你的信心拿出來

另一方面，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裏，我們很少渴慕和敢用神的話來作思想做事的準則——這需要經得起試驗的信心，亦唯有如此才能更經歷神。在香港養尊處優的基督徒，常嚷沒有能力，靈裏停滯倒退；就是因爲少用腦思考所聽的道，沒有自己從神道裏認識領受，少了解處自環境的事、物、人，更沒有拿出信心來實行所領受的。你若放眼一看，有多少基督徒在圖書館「霸位」；將講師介紹的書刊搶先借出，却又不看，便知主是何等傷心！我就時常遲到，浪費別人時間，更有不守信用的壞見證。我太隨便以致多時不必要地不按規矩行：醫科生傳統是要衣著齊整，打領帶掛名牌，而我就曾忘記，給同學老師不好印象。我很感激一些肢體，作聖靈的器皿指正提醒我。今年CA退修會有十多人報了名，却沒有通知負責人而不出現，研經營更有數百元不敷。團友可能有苦衷，但基督徒應是負責的人。「你們爲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因爲神的旨意是要叫你們行善，可以堵住那無知胡塗人的口。」（彼前2：13，15）再看我

們傳福音的信心。我們是否相信福音是大能的，而我們是神流通的管子？佈道計劃和福音營的代禱溫度叫人凍結！我們要認清神是愛人的主，也是能力的主——祂在使徒時代作大事，在今天也一樣！六月就有福音營，弟兄姊妹，難道考試能阻住你代禱和傳福音的心志？

我們是基督的身體

在聖靈裏我們是合一，但要表明這合一就要靠每一個信徒拿信心出來積極地實行。我們有整個人的救贖，也有教會整體的救贖；不但是整個人的見證，也要教會整體的見證。在校內互爲肢體的，都接受類似的挑戰——我們在一起——你信是巧合還是神的安排？然而明顯地，我們這些有同一生命的基督徒，却不是每個都抗身於主的使命裏，也並不常有實在的靈裏底分享交通、提醒、代禱。神不會將空渺的話語給我們，祂不騙我們！祂說我們要彼此相愛，我們就眞能夠彼此相愛，使別人知我們是主的門徒。我們可以在基督裏有勸勉，愛心有安慰，聖靈有交通，我們不單顧自己的事，也可以顧別人的事！

社會人情薄過紙，加上思想壓制的教育，典型適者生存的意識，便養育了我們這班內向及不敢開放自己的青年。內心世界總是有高高的圍牆。但我們就是屈服於這障礙，以致不能更遵主命嗎？不錯，我們慣於功利主義式的「無事不登三寶殿」，也怕別人不受關心時會很尷尬；但求聖靈給我們勇氣智慧和眞正願意彼此關切的的心吧！我們要一起戰勝這些籠囚！

不論斷人的「變相」，是不過問關心別人，因「我們領受不同」「恩賜不同」。但聖經中很多直接原則（FIRST PRINCIPLES），違反便是罪，如說誠實話，信與不信原不相配，不拜偶像等，而不是領受不領受的問題。（但三章、民二十二章）就算是間接原則（SECOND PRINCIPLES）如社會參與的行動，也應互相提醒代禱（却不論斷）。我們不能因噎廢食。况且主裏的得著和經驗也要分享，以彼此勉勵，堅强意志。每人更要知道自己的恩賜，彼此聯絡、造就教會。關心須用工夫，也需要必要時的犧牲——這是愛；否則何別於市儈的交際！

我們可以系班或小組爲單位；我入大學以來，在肢體交通彼此關心學習裏，得極大恩典。我們一起讀經代禱，擴濶眼光；有一起讀書；也有一起傳福音；使力量大增！最要緊的是同心，願關心人和被關心。總要彼此寬容。

結語——與基督福音相稱的生活

聖靈要貫徹我們生活的每一面。有生命的枝子理應結果；枝子若沒結果，根本不相稱主賜的生命——主要將它剪去。生命的果子有仁愛、喜樂……都是我們脫去舊人穿上新人的印證！這當然不簡單，我們都試過靈慾之爭，我們或順從人或順從神。而我們的奉獻就在每一時刻裏而每個决定都是戰爭。不但如此，我們是與空中掌權的惡者爭戰！牠正在搶奪生命，你我就是與牠爭戰。基督精兵們，我們齊步——走！

從「和氏壁」到我的一點感受　—東—

「信任　是一件令人容易受傷的事
聰明的人因此學會了拒絕
但　拒絕是局部的死亡
——而今誰來堅持一塊玉
在沙礫的世界」

×　×　×

在楚國的荊山，一個叫卞和的玉工偶然發現了一塊美玉。他忍受了不少的譏諷，吃不盡的艱難辛苦，還犧牲了家庭的幸福，默受愛女逝去的悲痛，甚至獻上一生的歲月，爲了要讓世人認識這稀世的珍寶。雖則那是一個懷疑的時代，一個否定、拒絕和不信的時代，一個不願冒險去相信甚麼的時代；可是卞和確信、堅持，他要使這塊玉破璞而出。

×　×　×

第一次，他失去了一條腿：
「昨天，我來的時候，有兩隻完好的脚，而今天，我要回去的時候，却只剩下一隻脚了！
蒼涼的大地啊！我所深愛的楚國山川啊！
從今以後，我只能用一隻脚掌來踏住你了！」
第二次，他連所僅有的腿也失去了。
但第三次，他還是去了：
「第一次走上往楚宮的路是兩隻脚走去的，
第二次走上往楚宮的路是一隻脚拐着去的，
而今，我只能用我的手掌，一步，一匍伏地去了！」
結果：
「我們終於認識卞和，
以及他的比生命更可貴的美玉。
我們仍然可以大胆地去愛！
我們仍然可以大胆地去信任！
我們仍然可以大胆地去懷着希望！
我們也許容易受傷，
但那曠古以來未有的美玉，
還是存在的！
在荊山之上一塊不爲人知的石頭裏，
以及在你、我的深心之中——」

×　×　×

我們現在所處的世代與卞和的世代很相像，同樣地懷疑、否定、拒絕和不信。但我們這些接受了祂極大無比的救恩的人，我們所發現的珍寶比卞和的美玉何止貴重萬倍，我們因耶穌基督而來的堅信、盼望和動力比卞和何止大上千倍；然而，我們中間沒有「卞和」。

今日，有太多人滯停在接受和讚賞的地步，太少人願意將這寶貴的發現公開之與人分享；有太多人對神的工作漠不關心，太少人願意領受神在他們身上獨特的心意；太多人在爲自已謀算，太少人在神面前儆醒等候。神要尋找的是去收割熟莊稼的工人，但祂却看到太多閒站，不冷不熱的人——那些稱爲屬祂的人。

是缺少異像？沒有呼召？沒有負担？還是胆怯？受不起譏諷？不願意犧牲？放下自已？

神要我們向祂負責。有一天，祂會向我們追討託付給我們的一切，你們能否坦然，還是抱愧蒙羞？

×　×　×

卞和的悲劇在於他發現了一塊曠古未有的美玉，但他並沒有後悔：「如果讓一切從頭來起，我仍會做同樣的選擇。」

你有沒有後悔你所接受，所相信的？若是沒有，你能誠實並勇敢地面對這信仰所帶來的挑戰嗎？

VOL. XVI; NO. 4 MAY 1975

1. To bear witness to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to seek to lead others to a personal faith in Him Saviour and Lord..

2. To promote fellowship among Christian students in the University.

3. To strengthen members in the Christian life and work by the study of the Bible and by prayer.

4. To encourage members to have regular worship and service in the local congregation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OLIVE' is designed to further the aims and to supplement the work of the Association.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contributors are in sympathy with theseaims, they have full liberty of expression. Censorship will apply only to articles suspected of libel or unorthodoxy. The stand of the editorials of the 'OLIVE' and the articles written by the Internal Publication Board shall be that of the board but not necessarily be that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Views expressed in the magazine are entirely those of the individual contributors. The Board reserves the right of amending the articles and requests all Chinese articles be written in M.S. papers and English articles be typed with double spacing. Pseudonym may be used but articles without real names will not be published.